

瓜田往事

□杭州 桑飞月

每到夏天，我都会想起故乡昔日的那些绿瓜田。

彼时，村中几乎家家都种瓜。西瓜、八里香、菜瓜……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儿的瓜，牵牵扯扯，铺得田里园里到处都是。夏日走在田间，会闻见瓜们氤氲出的温热香气。

说起西瓜，大家都不陌生，红瓢绿皮，圆滚滚的一个。只不过，绿瓜田里的西瓜，并不全是这样的。

记得有天傍晚，父亲回家时，肩上扛了一只瓜，初以为是只冬瓜。待母亲把我们喊进屋后，才发现，这货竟然穿着西瓜的迷彩服。父亲将其搬到秤上称称，五十多斤呢。如此大的瓜，打开根本吃不完，又没冰箱，咋办？把左邻右舍都叫来，一起吃。吃罢，夜间便不断有人起床看星星。

此外，瓜田里还有一种被我们称之为黄沙瓢的西瓜，它的瓢呈柠檬黄色，沙沙的，极美极甜，并凉水镇一镇，口感更佳。

除西瓜外，其他能直接吃的瓜，我们统称其为小瓜子。小瓜子中，我最爱的是苹果瓜、绿甜瓜和八里香。

苹果瓜和绿甜瓜都是圆圆的，碗口大小，成熟后异常香甜。不同之处在于，苹果瓜的瓜皮瓜肉都是玉白色的，绿甜瓜则呈翡翠色，而且，绿甜瓜的肚脐常往外凸着，

极具诱惑力。

八里香是一种香瓜，成熟后瓜瓢变粉，呈粉橘色，很香，老远就能闻见它的香甜味儿，故名八里香。

瓜田里，除了瓜，通常还有瓜庵。瓜庵是看瓜人的寄宿地。

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看瓜，看的主要是獾猪、刺猬、獾。我们是平原，没有这些小动物，看的就是人。如闰土所说，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个瓜吃，不算偷的，我们这里其实也一样。那看的是谁？个别坏瓜贩子。他们会在夜间带了麻袋来瓜田，一偷就是很多，甚是可恶。

瓜庵，通常是一人字形窝棚。先用木头搭起框架，然后蒙上一层挡雨的塑料布，最后再在外面盖上防晒的玉米秆，就成了。

西瓜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从开摘到罢园，中间差不多要两个月。有些人家为了更舒适些，还在瓜庵前搭了凉棚，凉棚上爬着丝瓜或南瓜。棚下可乘凉，可吃瓜。

暑假，我喜欢呆在瓜庵里，并时不时地，会出营巡逻。瓜田是个江湖，里面有奇瓜、靛瓜、傻瓜；也有较量、暗妒、炫耀及其他。故而，有的瓜长着长着，就崩了，裂了，自挂东南枝了……这种瓜，得立刻摘下来，能吃的吃掉，该扔的扔掉。为防被大人骂：光知道吃呢，作业都不做啦？于是，我去瓜田时，通常还带着暑假作业。开学后，老师收作业，皱着眉头说，怎么全都皱巴巴的？

尘封的老对联

馆，尝一尝那里的南京本帮菜。那天，表兄点了安乐园菜馆的十几道名菜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能记住那些名菜的名字：闷钵牛肉圆、三鲜烩鱼肚、素烧鸭、干切牛肉、五香熏鱼……至今难忘。

《“天”灾不是祸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改革开放的受益者，虽然房子失了火，亲人都好好的，窖藏的钱也没烧掉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！‘天’灾算什么祸？不算祸！”改革开放让我们老百姓有了抵御天灾的能力，施展无限的创造力，过上平安快乐的日子。这大概也是表兄同意在安乐园请我们吃酒的初衷。

再次品尝安乐园菜馆的美食，已是数年之后。那几年，我孤身一人在深圳南头打工，借住在一户渔民家里，俗话说，吃在广东，可我今天吃公司食堂，哪能天天去吃当地的美食佳肴。吃厌了炒河粉炒米粉，时常怀念安乐园的牛肉汤包、菊叶烧麦……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我在南头巧遇了南京老乡陈总，他是南京某机床厂的派出代表，来深圳与香港老板创办合资公司。我们朝夕相处，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。闲暇时间，聊的最多的是美食，一说到安乐园的沙包、鸭脆烧麦、五仁馒头，立马眉飞色舞。当年，他和家人常去评事街、升州路、莫愁路上的老店用餐，对安乐园不

烟火人间

□如东 桑云梅

雷声滚滚而来，瓢泼大雨报到。担心摆地摊的睿姐，去看她朋友圈，果然暴雨中唯有她一人坚守着，把货搬到避雨处，她穿一次性雨衣在大树荫下等待大雨过去，而先前来摆摊的早就消失得不见影子了。直到七点，暴雨转淅沥而止，睿姐又出现在地摊一条街上。

睿姐经历过我们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坎坷，情感崎岖，生意起落，外债难偿。睿姐说：我从来没有对生活认过怂。

睿姐在桃林里摘桃，她身材丰腴，行动不灵，脚下一滑跌到排水沟里浑身湿透，回家换身衣服继续来摘。睿姐就一辆小电瓶车将桃子运输，几十斤桃子运到地摊得来回几趟。从桃子到其它货物，还有货架，睿姐以无边智慧将她的小电瓶车利用到最大化。在绝对服气睿姐拥有运输才能的同时，也要瞧见她的时逢窘境——电力不够，将睿姐生生练成了女汉子，她就用推的，将车推到家里，推到地摊。摆了一周多地摊，最后一个撤的肯定只是睿姐，撤回回家后，她还

仔仔细细闻一闻，切，似乎还有股坏瓜味儿。

记不得打哪年始，乡间开始流行出门打工。这一打，就把瓜田打得几乎没有了。青壮年们都出去了，没人看瓜啦。

父亲是最早出去的那批人。他走后，家里的农活，就全都落在了母亲肩头。母亲早年是位教师，不善农活。于是，我决定帮她。妈妈让我负责河沿头的二亩豆子，豆子矮，好伺候。

邻着豆子地的，竟是一块绿瓜田。瓜田中央虽有瓜庵，但白天这里几乎没人。俗话说，瓜田不纳履。可我不会使用锄头，只好蹲下徒手薅。压力很大……我努力让自己心平气和。

一天，邻地人瓜田卸瓜时，剖了一只大瓜，叫我过去一起吃。内向腼腆的我摇头摆手，不肯去。他们竟然抱了一只瓜，放在豆子地里，让我渴了自己吃。

少年的我，异常自尊，坚决不去吃，碰都不碰。第二天，那位奶奶又来了，指着我说我假装生气道：你咋恁有志气哩？嗯？我傻傻地笑着，不语。

因不爱说话，又不会做事。我的成长显得很傻很笨拙，但我认为，它还是不乏香甜的。

如今，我已不像少年时那样不通事理了，见了面，亦会忙着打招呼。而当年那位奶奶每每再见到我时，都会上来握住我的手，乐呵呵地笑。她的笑容依旧慈祥，和善，但似乎多了些懂得，这令我轻松、释然。

要太熟悉。近年春节的时候，他发给我一张大红的婚宴请柬，邀请我参加他儿子的婚礼，婚礼宴席就设在清真安乐园菜馆。陈总世代居住南京，他家的红白喜事都是在安乐园举办。我参加过N场婚礼，唯独安乐园菜馆的陈家婚宴不同凡响，地道的清真大餐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八碟八碗，冷盘热炒，安乐园菜点的醇香味浓，甜咸分明，酥烂香脆，色深油重；肉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鲜而不膻，嫩而有味。清真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安乐园的大餐，不单单是酬谢参加婚礼宾客，也是一次视觉和味觉的盛宴。食材不采用凶禽猛兽，蕴含着安乐和祥和；每天路过安乐园菜馆，发现外卖的小吃窗口往往排着长队，豆沙包子、五仁馒头……这些小吃也寓意着平安快乐的日子，离我们很近很近！

■点评：作者岁数不小，一副老对联推荐给安乐园老总时，老总自己居然也记不清了。但这幅对联有故事，文字里藏着安乐园的祝福，藏着百年老店的办店宗旨。一篇文章发表的作者为何要到这家老店聚餐？参加过N次婚礼的作者为何觉得该店的菜肴不同凡响？全文散而不乱，集中表现了安乐两字，也是和谐社会的准确写照。

——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叶兆言

迎接八斤

□南京 周光晨

八斤：

一周过得很快。周末了，又是你回姥爷姥姥家的日子。

想着你今晚要回来，姥爷今天中午在单位第一次12点钟之前去食堂用餐，目的是中午在食堂为你买些包子、烧卖和水果回来。

姥爷的单位食堂制作的包子，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你的最爱。你先是喜欢吃包子皮，后来发展到喜欢吃菜包子的馅，再后来又喜欢上了烧卖馅。后来，姥爷在食堂买的西瓜也成了你的最爱。装西瓜用的塑料袋上印着红色的“红杜鹃”三个字。姥爷每次从单位买回来的西瓜都非常争气，远远赛过超市里的西瓜，每一次都能赢得你的钟爱。

姥爷下午外出返回单位做了一些扫尾工作之后，已接近7点钟。想到你要回来，而姥爷又不在家时，姥爷开车时便不自觉地略微加快了车速。晚饭后吃完饭，赶紧将你的地垫和尿布台各就各位。

等了许久你仍然没有回来。姥爷陡生疑问：莫非你今天会回来得很迟？

姥爷打开微信群留言，艾特妈妈：“你们是迟回来，还是……”很快，妈妈打来了微信电话。电话那一头妈妈的声音显然带着一点儿不好意思的歉意：“我跟你说话，今天晚上我们不回来喽。我记着要跟你说的，可能忘记跟你说了。明天哦，我们先到金鹰世界，等到中午的时候再回来。说不定在车上时，他已睡着了。”说话过程中，妈妈似乎始终保持着一丢丢不好意思的语气。

“好的，知道了。”姥爷的语气很平和。

挂掉电话之后，明天为你准备的午饭菜单开始在姥爷脑子里形成：河虾、鱼。蔬菜究竟是要买西兰花，还是茼蒿呢？再来一点凉粉？

明天，姥爷会把白开水先烧开凉妥，把午饭菜先准备好。这样，你一回到家，就可以喝上、吃上了。

姥爷

灭蚊记

□南京 陈光新

蚊子无疑是夏天中最犯嫌的家伙。

在我家，有一道防蚊措施，那就是傍晚以后家人进出门时，门里都安排另一人“站岗”，手持扇子向外扇风，防止外面的蚊子乘虚而入。虽动足脑筋，却时不时地还是会有一两只、三四只的蚊子钻进家里来。

哪怕即使进来了一只蚊子，也会令人不堪其扰。而偌大房间里，要想找到一只小小的蚊子也确非易事，有时实在遍寻不着，人已被折腾得疲乏不堪，也只好倒头睡去，沉睡中任凭它上下叮咬。被叮咬处奇痒难耐，迷糊中忍不住伸手抓挠，直抓得皮破血流，却还是止不住痒，起床去找风油精涂抹，由浅入深的睡眠已被搅黄了。

我家一般不采用蚊香熏蚊。为数不多的三只蚊子也不知它们身藏何处，飞往哪里，又如何去熏呢？若在每个房间里都点上蚊香，到处“蚊烟滚滚”，那岂不是熏人而不是熏蚊了？所以我一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式，听到蚊子的嗡嗡声了，再去搜寻它的落脚处，发现目标后迅疾用电蚊拍歼灭。

今年夏天，一岁的小孙女回来与我们同住。住下不久就遭到了蚊子的叮咬，细皮嫩肉的嘴巴上被叮出一个红疱十多天才消散，着实让人心疼。我家的防蚊形势也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峻起来。

自此，每晚临睡前全家人一齐去小室房间巡视，决不让一只蚊子藏身。然后关门，闲人免进，以防蚊子趁机而入。

我逮蚊子的方式也随之有所转变。以往，我在自己房间灭蚊时都是开着灯敞着门地去找，实在找不到就算了，甚或抱有侥幸心理：或许它已飞往别处，不再回来了。现在一旦发现“蚊情”，首先是关上房门，再沿各处慢慢寻找。如果一时遍寻不见，那我的房门就一直不开，就是要把蚊子“困”在我自己的屋里，宁可让它来叮我的老皮囊，也绝不能让它去咬了我们的宝贝孙女！